

## 秋来石榴“父亲红”

◎寇俊杰(河南洛阳)

秋天来了,石榴红了。看着大街上提着篮子卖石榴的商贩,我不由想起老家的石榴树来……

从记事起,我家的前院就有一棵石榴树。石榴树有两人高,树干在根部就分成了两支,每支都有碗口粗,互相缠绕着盘旋而上,到上面又分出许多枝杈,葳蕤地生长着。每年秋天,树上都会挂满火红火红的石榴,大得一手抓不住,在绿叶中随风摇曳。石榴大,籽也大,粒粒像红玛瑙似的,晶莹剔透,吃起来甜丝丝的,满口生津。

石榴长得好,得益于父亲的精心管理。从春天石榴树长出小嫩芽开始,它就成了父亲关注的重点。父亲每天从石榴树旁经过多少回,就要看上多少回,好像要记下叶子的片数。从浇水、施肥到捉虫、塞药,父亲无一不是亲力亲为,让别人做他唯恐有闪失。那年大嫂坐月子,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去照料,但只住了三天,父亲想着家里的石榴树该塞药了,就一个人回去住了两天。父亲不会做饭,母亲就烙了油馍让他带着。父亲吃油馍喝开水过了两天,直到给所有的石榴嘴儿塞上了药棉。那时正是石榴快要成熟的时候,父亲三天两头往家跑,哪怕他有晕车的毛病,哪怕回一趟要在车上颠簸两小时。母亲说他:“你的石榴树比孙子还重要呢!”他笑笑说:“孙子有这么多人照看呢,石榴树却只有我一个人。”



石榴结得很多,每年都要收获两大筐,父亲却吃得很少,除了自家留一些外,他把大部分石榴送给了别人,有小孩子的家庭就多送些,因为吃石榴能治小孩子消化不良。石榴又大又红,村里人都管我家的石榴叫“父亲红”,因此,父亲在村里的人缘也特别好,去别人家借东西,有时人家就是正用着也让父亲先用,或者人家一用完就送来。逢年过节,谁家有亲戚送来好吃的,人家也送来一些让我们品尝。

后来,我在城里安家落户,每年秋天,父亲就把收获的石榴给我送来,多了还让送给邻居一些。有一年因为送石榴,父亲在路上把钱弄丢了。我没好气地说:“晕车、丢钱、搭工夫,现在水果种类那么多,没人稀罕吃石榴,明年别送了!”我说这话其实是违心的。父亲听了半天没说话,像做错事的小孩子。第二年,父亲还是来送石榴了,邻居都说这是吃过的最好的石榴。

二十多年前的秋天,正是石榴渐红的时候,因为一场大病,父亲走了。后来,母亲也随我们住到了城里。如今,每年秋天,老家的石榴树虽然还结石榴,只是没人管理,石榴又少又小,还总生虫,仅有几个好的,口感也大不如前。

我想只能和“父亲红”分别了……



## 百草园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 野菊花

野菊花遍生遍长,我认识的有五六种之多,唯有黄色的药用价值最高。

我小时候喜欢插在玻璃瓶里玩的花儿,除了槐花、野蔷薇、瞿麦,最多最久的就是野菊花。野蔷薇我叫它樟樟苔,开花在春天,香味淡而悠远,是玫瑰花的味道。喜欢不够的是开在秋天的野菊花。也不知道它吃了多少阳光喝了多少秋风,香味浓,却又随性而清。即便干枯了,依然散发着特有的清香。

采野菊花装枕芯,不能晒,只能放通风处让它阴干,香的时间长,还不容易碎。装一次能枕半年多,母亲说可以清火明目。

多年后,我在叶县的西南部山区遇到了盛大开放的野菊,一米多深,满山满坡挤挨挨推不动,花香被风扬起,扑鼻子上脸让人沉醉。我建议向导采回去做枕芯和靠枕,肯定能卖钱。他还真做了,在电话里告诉我,靠枕都让汽车司机买了去,说靠着开车不打瞌睡。

《本草汇言》记野菊:“破血疏肝,解疔散毒。主妇人腹内宿血,解天行火毒丹疔。洗疮疥,又能去风杀虫。”

《中国中医网》:野菊花,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野生于山坡、草地、田边、路旁。以色黄无梗、完整、苦辛、花未全开者为佳。野菊花性微寒,疏散风热、消肿解毒。能治疗疔疮肿痛、咽喉肿痛、风火赤眼、头痛眩晕等病症。

如今,野菊花已经是餐桌上颇受欢迎的凉菜,野菊花茶也成了批量生产的商品。野菊花搭配桑叶、金银花和山楂煮水喝,清热去火降血脂,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

历代骚人墨客对野菊花多有吟颂,野菊花早已成为古今画家的蓝本。南宋诗人杨万里在《野菊》中写道:“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诗以野菊的高洁不阿,抒发自守不媚的高风亮节。

人当不当得这一颂,野菊花当之无愧。无论是开在断桥边,还是开在战地,野菊花的情调与美,都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滋养精神的良药。



### 荻子

荻子被白居易写进《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很应景,很有画面感。原来它就是从小熟悉的钢柴。不知道谁种的,唐河边和桐河边都有。在沙岸在泥岸,它们都长得欢实。有俗语:“风中旗,河里鱼,十七八的大闺女”,说出了生命的无限喜悦和欢快。拿这句话说春天的荻子,再恰当不过。

少男少女相约在荻岸,白皙的半透明的手指,映着河波的眉眼,被风撩动的荻叶和茸茸发亮的鬓发,比之白居易的“秋瑟瑟”,明艳到不可方物。多少心事,都定格在那阵溜河风里……

荻在老家叫钢柴,我最早与钢柴打交道,是祖母坐在上面纺线的蒲团。说蒲团却是用钢柴裤儿编的,钢柴裤儿是从钢柴秆上剥下来的叶鞘,柔韧,结实,比蒲草耐用。下小雨,生产队里没活儿,跟着父亲去刷(剥)一大捆回来,不到半晌,一个立体填麦草的“蒲团”就编好了。

刷钢柴裤儿还会有意外收获——趁潮湿拱出来的菌菇,圆圆的,胖胖的,还有很多细菇挤成一团的,炒炒吃带草味儿的肉香。

荻子的花穗儿和芭茅和芦苇都不同,没老的时候紫亮亮泛起一层缎光,成片在风中俯仰,让人挪不开眼睛……

荻秆可以织箔,荻荇儿可以穿排子,盖锅、盖水缸、盖粮食篓子。谁家盖房用荻秆辑里子,会让左邻右舍都羡慕,荻秆结实得像竹子。荻根儿和刚出土的嫩芽都可以炒菜吃,不过偶尔吃一两次可以,多吃,人们舍不得。

荻子种在不同的水岸边,不但可以护坡,还是一种吸引人的植物景观。荻子和竹子一样,可以制浆造纸,还是纺织原料和饲料。

荻子的药用价值不同凡响:百度百科载有李华主任医师的话:“荻苇草是一种草本植物,药效神奇,能刺激内分泌细胞,产生激素,刺激各大腺体,自行分泌身体所需的荷尔蒙,能平衡内分泌失调。饮其汁,能够增强机体抵抗力,还能延缓衰老,非常适合女性朋友饮用。”

功效到底如何,我尚未确知。

## 处暑的浪漫

◎肖秋月(湖北荆门)

民间有俗语说:“立秋不是秋,秋在处暑后。”这话说得十分妥帖。凉风习习吹过,北燕南飞,树叶渐黄、浓云渐淡,“天高云淡”说的正是这个时节。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言:“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意为“出暑”,标志着炎热的夏季即将过去,凉爽的秋天正缓缓拉开序幕。

处暑的生活处处充满了浪漫。

漫步于古朴的石板小径上,我邂逅了处暑时节的缕缕

微风,它轻拂面颊,

不再携带着夏日

的沉闷与湿热,

转而添上一抹难以言喻

的清新与凉爽。这风,

仿佛是大自然

最温柔的笔触,

勾勒出一幅

从酷热中悠然抽身

的轻松画卷,也悄然拂

去了心头的尘嚣与繁忙,

赠予我一份难能可贵的闲适与宁静。

处暑之时,阳光也褪去了夏日的

炽烈锋芒,转而披上了一层柔和的纱

幔,温柔地拥抱每一寸土地。它悄然

穿透了密集的树叶,斑驳陆离地洒在

地上,那些光斑宛如点点碎金,在微

风中轻轻摇曳,闪烁着宁静而温馨

的光。

我踏着轻盈的步伐,行走在这铺

满落叶的小径上,脚下是落叶轻柔的

拥抱,每一步都伴随着沙沙的声响,

那是大自然最悠扬的旋律,宛如大地

在低吟浅唱,细细诉说着秋天的故

事,将季节更迭的密语,轻轻送入我

的耳畔,让心灵沉醉在这份宁静与美

好之中。

在处暑时节,就连夜晚也变得格

外浪漫。月光仿佛自天际倾泻而下,

细腻如水,轻轻拂过窗棂,为这方小

天地披上一层柔和的纱布。

耳畔,是虫鸣交织成的自然乐

章,它们或高亢或低沉,如同夜空中

最悠扬的旋律,引领着心灵远离尘

嚣,归于一片宁静的港湾。手边,一

杯清茶袅袅升起淡淡的雾气,茶香

与夜风相融,轻拂过心田,带来一

丝丝清凉与惬意。

处暑的生活更是充满着收获。处

暑的稻田,如同一首首动人的田园

曲,吟唱着关于劳动、收获与感恩的

赞歌。广袤的田野上,金黄色的稻

穗低垂,随风轻轻摇曳,散发出阵

阵诱人的稻香,那是大地对辛勤耕

耘者的最好回馈。农人们脸上洋溢

着满足与喜悦的笑容,他们或弯腰

收割,或肩扛稻捆,每一滴汗水都

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这不仅自然

界的丰收,更是心灵的富足与满

足。

处暑恰逢开学,尚在学堂念书时,

老师就常常说,这个时节气温不高

不低,正是读书的好时候。面对这

宜人的天气,我们怎能不心怀感激,

紧紧把握那“一寸光阴一寸金”的

宝贵读书时光?在此刻播种,于来

年收获未尝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美

事。

处暑的浪漫,是岁月的温柔。它

用一场场细雨、一阵阵凉风、一片

片金黄的稻田,以及那些深藏在心

底的温馨记忆,共同描绘出一幅幅

关于时间、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画卷。

处暑的浪漫不仅体现在清爽的凉

风、多变的自然景象、丰收的喜悦

等,它更让我明白:这一时节,不

仅是大自然的一次华丽转身,更是

人们心灵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无限

向往与追求。

